

# 诗歌文学中的经验性时间：以康德的时间论为中心

## The Empirical Time in Poetry: Focusing on Kant's Theory of Time

尹锡珉 (Yoon Seokmin) 金银河 (Kim Eun Ha)

**内容摘要：**本论文在哲学的视角上，分析了在诗歌文学中通常以经验的、主观的意义来分析的时间问题。具体来说，论文从康德时间论的视角分析了朗费罗、黑塞、斯托尔贝格以及辛波丝卡的诗中出现的非经验性、非连续性的时间的意义。首先，从“时间是否是经验所给予的？”这一问题出发。如果时间是经验的因果式连续物，那么在流逝的过去经验中，就没有内容上的变化。正是在这一点上朗费罗在诗中提出了疑问，向我们展示了为何时间是可以同经验性的意识相区分开的。第二，如果时间上的经验性意义消失的话，那么时间是由什么构成的呢？同康德一样，黑塞在自己的诗《恨欢》中把时间指称为“形式”。他甚至暗示任何道德上的价值或意义都无法赋予给时间。第三，论文阐释了汉斯·迈耶霍夫的经验性时间，通过设定康德的经验和显象之间的关系，揭示了这种逻辑性的、构成性的时间的意义隐藏在诗歌文学中的时间里。第四，论文通过辛波丝卡的诗，揭示了在主观内在上不断变化的、想象的、消失的时间的各种面貌，是无法仅通过先验性的结构来理解的。简而言之，以康德的观点来分析的诗歌文学上的时间不仅仅是经验性的。这种时间是经验性的事件、故事以及思想得以被重新叙述、被重新阐释的思维视野；同时，它也是经验的根本性条件，是所有显象成为可能的条件。

**关键词：**经验性时间；结构性时间；显象的条件；康德的时间理论

**作者简介：**Yoon Seokmin (Corresponding Author), 韩国江原国立大学哲学系的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学和哲学的跨学科研究，中国哲学。近期研究主题：文学和哲学中的时间概念、叙事哲学的可能性。Kim Eun Ha (Main Author), 韩国建国大学 Sang-Huh 学院的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媒体哲学和康德哲学。近期研究主题：诗学和艺术的空间 - 时间概念、与此有关的康德哲学。本文(尹锡珉)为韩国江原国立大学研究基金项目的成果。

**Title:** The Empirical Time in Poetry: Focusing on Kant's Theory of Time

**Abstract:**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problem of time that has been treated as empirical and subjective meaning in poetry by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Specifically, this paper reinterprets the non-empirical and non-continuous time

contained in the poems of Longfellow, Hesse, Stolberg, and Shimvorská, in other words, the time of “as a logical constru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ant’s theory of time. First, it starts from the question, ‘Is time given by experience?’ If time is a causal sequence of experience, there is no contextual change in past experience. Longfellow’s poem, which questioned this point, disproves why time-consciousness can be distinguished from experience. Second, if empirical meaning disappears in time, what constitutes time? Like Kant, Hesse refers to time as ‘form’ in his poem <Lament>. He even suggests that no moral values or meanings can be given to time. Stolberg’s poem provides no other than clues as to why it is so. Third, from Hans Meierhoff’s elucidation to empirical time, this study establishes the relation between “experience” and “phenomenon” in Kant and thereby clarifies that the meaning of logical and constitutive time is inherent in the concept of time in poetry. Fourth, through the poetry of Shimvorská, this study explains that the appearances of time, which changes, becomes imaginary and disappears inside the subjectivity, can not be understood only as a linear structure. So to speak, The time in poetry analyzed by Kant’s theory of time is not a phenomenon subordinated to experience, but an infinite horizon of thought in which empirical facts or cases, various stories and ideas can be newly described and reinterpreted, at the same time, time is a fundamental condition of experience and a possible condition for all phenomena.

**Key words:** Empirical time; Constructive logical time; Condition of phenomena; Kant’s theory of time

**Author: Yoon Seokmin** (corresponding author) is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in Kangwon National University (Kangwon-do 24341, South Korea). His major academic interest is th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ought of Korea & China (Email: threeight@hotmail.com); **Kim Eun Ha** ( Main Author )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ang-Huh College of Konkuk University. Her main field of study is Kant’s philosophy and media philosophy. Her academic interests include the meaning of time and space in poetry and literature, and the concept of time and space in the form of various media,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theory (Email: dissensus@hanmail.net). This study ( of Yoon Seokmin ) was supported by 2018 Research Grant from Kangwon National University.

## 一、经验和时间

人们常说的“岁月如梭”这句话是把经验和时间的内在距离戏剧性地表现出来的语句。“时间就好像流淌的河水”这句话也是在瞬间和连续的对比中，

对流入内在意识的时间流的一种比喻。朗费罗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在他的诗《箭与歌》中，对于过去的经验，指出了内在时间持续的可能性。如下文所示：

我向空中射一支箭，  
不知它落到哪里；  
它飞得好快啊，  
眼睛跟不上它的踪迹。  
我向空中唱一支歌，  
不知它落到何方；  
谁有这样尖、这样强的眼力，  
能追上歌声的飞翔？

很久很久以后，在橡树上  
我找到那支箭，还不曾折断；  
还有那支歌，也被我找到，  
从头到尾藏在朋友的心间。(Longfellow 116)

朗费罗诗意的回想让我们身临其境地体会了时间的瞬间性。箭是瞬间来临的，在我们意识到之前，就已不知不觉地迅速隐没在视野之外；歌声一听到，就连其形体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种经验是一时性的，也是感觉性的。这短暂的瞬间踪迹留在诗中第一节和第二节的叹息之中。那么，经验的局限难道就是时间的局限吗？朗费罗并不这么认为。当时的箭，经过了漫长的岁月重新又出现在自己的眼前；而以前的歌声则通过另一首相同的歌得到再现。同以前的箭、以前的歌声的再次相遇向我们展示了与经验的刹那性相对立的时间的内在重生。在想象的这些词语的运动变化中，《箭与歌》把经验性的时间引入现在；如此一来，被忘记的过去在全新的当下被形象化，再度被我们的直觉所感知。

这时提出了一个问题。经验性的时间进入内在世界时，如果是这样的，那么时间在每个瞬间都被看作是经验的所与吗？在这一提问上，康德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值得我们记住的坦率的表白。“我们的一切知识都以经验开始，这是无可置疑的。……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时间，没有任何知识是先行于经验的，一切知识都从经验开始。”但是，使经验成为可能的根源又是什么呢？康德表白的这一方面中隐藏着一个关于经验的出发点的根本性问题。在紧随其后的句子中，我们可以发现康德激化了经验的局限性。“但是，尽管我们的一切知识都以经验开始，但并不因此就认为一切知识都自经验发生”（Kant KrV B1）。而且这“所有的”知识中也包括对“时间”的知识。

康德很早就开始关注受经验支配的时间的局限性。他在先验感性论中意图进行的对时间的探究，就开始于查明始于经验的整个认识是否是在某种普遍性的条件中形成的。即：康德的时间理论在于究明人类的认识是如何形成的；这是不可避免的应该成为基础的一个部分。我们从连续的生活开始，对形成的时间作出划分的时候，时间的进退两难的窘境就在经验的内在适用问题中被暴露出来了。那么，认识到时间的我到底是什么，对时间认识的起点又是什么呢？根据康德的理论，经验和时间在主观的内在领域中应该从根本上被不同地看待。他否定以下这两种观点：或者把人类各种各样的认识和经验性的变化包含在笼统模糊的时间内，把它们看作是远离现在的独立的概念；或者认为时间同主观没有任何联系，它只是属于事物客观特征的物理性测量单位。另外，康德还赋予了时间以特别的经验性意义，他不但否定将时间和经验等同视之的方式，也否定把时间看作是经验性的事实，或者看作是经验性知识的结果的方式。

简而言之，时间的经验现实性必须由其本身解释；无论把其看作是绝对的、先验性时间的现实性，或是把其看作是经验性时间的扩大或解释都是不可行的。康德如此写道：

就所有的显象而言，因而也就所有能够在经验中呈现给我们的一切事物而言，则时间必然为客观的。我们不能说‘所有事物都在时间中’。[但是，在直观的条件下]如果说‘一切作为显象的事物都在时间中’，那么，这条原理就有其完美的客观正确性和先天的普遍性了。(Kant KrV A35 B52)

根据“一切作为显象的事物都在时间中”这句话，在时间中的所有经验性的事物都是由“显象”这一概念来引导的。存在于时间中的所有事物并不是指事物的本身，而是指那些事物的显象。康德对于显象的客观肯定从1770年的著作开始一直延续下来。也就是说，“显象并不是事物的原相，而其实是模像；尽管没有显露出对象的内在的绝对的性质，对于显象的认识也完全是真实的。这是因为以感性直观或感觉来认识的显象证明了客观事物的现实存在”(Kant Diss §11)。

在这意义一下，“显像”这一用语对康德来说，意指内在感知的，“显现出来的，表现出来的事物的表象”(Kant Diss §4)。比如，我们一起看看下面诗歌。“我知道时间。或是夜已深；或是那流动量正值高峰，或正值低谷；或是漩涡的样子，或是一根线的样子……”(Chong 168)。这些诗句不仅通俗易懂，而且简短明确。这些诗句犹如一句独白，罗列出可被多样感知的不一致的时间显象的现存性。但是，各自相异的这些显象并不是时间的全部。最重要的是，诗的开头“我知道时间”的这一前提，一直波及到省略号[...]后，

向我们展示了还未能记述的时间的另一种面貌。这种种面貌就是在主观的内在世界中所想象的、变化的、消失的时间的面貌。根据康德的理论，针对某种对象的现前的时间认识，是可在内部体验的许多认识中的一种。而且，以各种各样的形体所照映出的时间的面貌，作为客观上“我知道”的这种表象，是在主观上可感知的各种显象。也就是说，在感觉上所认识的片面零碎的内容并不是针对时间直接性的自我认识。

康德的时间观所依据的是：针对某种物体的对象化，和在与之相关的记述性的时间秩序中所显露出的显象，以及对这种显象的自觉。因此，时间在诗歌中作为经验性的描写或解释被表现出来。另外，依据我们理解事物的方式，时间被放置在所谓现在这一时刻上。即便如此，这也并不是时间本身。在这一意义上“一切作为显象的事物都在时间中”这一诗句的意义就非常清楚了。在感知的内容成为具有某种意义的经验的过程中，显象已经占有一席之地；另外，正如诗中所展现的那样，在这几种显象中有一个是时间显象。尤其要注意的是，这一时间显象的内在自觉是通过感觉被感知的，从被描写的经验内容开始就是无法得到的。因此，时间不是在客观上被给予的，而是主观在认识内部经验世界时，作为一种感性直观而形成的。即：在认识显象时所伴随的时间，可以说是一种必然的思维形式。

## 二、时间的形式性

对于康德而言，时间的形式 (the formality of time) 在经验的实存性难题下也是有效的。即便某种表象被放置在“以富有意义的实存性面貌 (Honneth 43)”时，它进入人类内部世界的、可感知的、可经验的。这样的显象本身在经验上也是合理的。但是，康德指出：把转变的经验现实性误认为是时间本身是不行的。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把时间定义为：“时间无非是直观我们自己和我们内部状态的形式”(Kant KrV A33 B49)；从这一定义中我们也可以再次看见这一脉络。我们在不断变化的、连续的经验这条线上，在询问人类的界限和生命的深渊时，时间反而在我们的内心以自由的形体清晰地显现；不仅如此，时间从任意的某个时刻开始，成为了我们直观那些相互分开而又各不相同、繁杂多样的显象的媒介。“如果人们从时间中去掉我们感性的（这种）特殊条件，那么，时间这一概念也就消失了”(Kant KrV A38 B54)。在这里，康德所说的“感性的特殊条件”这句话的意思指的也就是时间。因此，他指出时间是内在直观的一种思维形式。

黑塞的诗《恨欢》备受瞩目的原因也正是由于这种观点。从时间的形式这一观点出发，黑塞打破了世界上对于持续不断的经验性变化的固有观念。换句话说，这首诗在固定的线性脉络中，解开了停泊的时间绳索。因此，人间和自然都必然享受千变万化的自由。这种必然性通过诗中的“框架”这一用语被无差别地最大化了。

我们不是停滞；我们只不过是一种流动。  
 我们愉快地流入所有框架中。  
 白天，黑夜，洞穴和大教堂，  
 我们直接穿过；对停滞的渴求不断地追赶着我们。

就这样，我们一刻不停地填满了一个个框架。  
 但是，不管什么框架都不能成为我们的故乡、幸福、苦难。  
 我们无时不刻都在路上，我们无时不刻都是路过的客人；  
 田地，犁耙，都不叫住我们。没有面包是为了我们而生长的。(Hesse  
 224)

“我们只不过是一种流动”这句话意指持续不断的变化。在变化中只存在有变化。因此，从不断变化而流逝的时间这一观点来看，时间本身是不变的。只是变化的时间的内容不同了而已。我们何时亲身体会过时间？按照一定的规律运动的秒针和分针组装成了时钟；即使时钟向我们指出了人为测定的标准化时间，但其实其数的积累也不是我们所经历的。与其相反，我们每次都是在已经过去的变化中，或是在现在正在经历的变化意识中，体会着全新的生命内容。

那么，在经验持续进行的过程中，但是 如果持续不断的另一种经验脱离了刚刚消失的经验，那么是否连其意义的创造也化为了乌有？黑塞所关注的是：对于追赶我们的停滞，激情在变成悠闲深远的流动的过程中，没有什么是什么是停止不动的。“这地上没有什么什么是永远的”(Hesse 216)。用这某种东西填满的形式也无法成为永远的故乡、永远的幸福、永远的苦难的居所。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无论在洞穴中还是在教堂中，不管何时，不管何地，就连无限存在的东西的信念和宗教信仰都没有固定不变的实体。在憧憬和渴望中，即便是在痛苦的瞬间中，经验的这种流动性的形式也早已横穿过日常概念的时间和场所。

理由是什么呢？单纯是因为变化的内容是没有停滞的生命的一部分吗？“不是停滞”这句话作为诗的第一句，蕴含着人类的生命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意思。那么，在此可以提出一个疑问，即：经验、信念或是记忆，不管是何种未来将带来的何种东西，其本来是否都是毫无意义的。

黑塞所暗示的是：对“存在 (being)”的一切进行否认的部分，固然指的是人生的各种样貌和形态；除此之外，还有某种特别的意义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独存在的。心中无穷的感情和其摇动的样子就是各种状态的变化；是生命的很多断片在变化的过程中，即流逝的“途中”暂时存在的东西。如此一来，结果就是生命的固定居所从无变成了一个可以预见的要求。我们在到达人生

的终点时，开始直面一种事实。即：“经历过的诸多岁月都已流逝，没有留下任何意义，应该拥有的一切，应当快乐的一切都没有留下” (Hesse 118)。如果说变化中没有什么是创造性的，也没有什么是发展的，那么作为人生全新的经验，就连回忆也不会还原为虚无缥缈的渴望。但是，倘若不是如此，在不计其数的变化中，不变的依据或者框架都必然尾随其后。

从康德的解释来看，这首诗作中也有我们在伦理上应当明确揭示的真理。即：黑塞针对流逝的所有事物都设定了一个“框架”这一点。“我们只不过是一种流动。而且“我们一刻不停地填满了一个个框架。”在这里被模糊刻画的“框架”到底有什么意义？在康德的观点上，这个“框架”的概念，把流逝的所有东西——即非连续经历的变化——都包含在我们是连续的“流动”这一概念中来理解；这一点是值得关注的。因此，“框架”是针对变化的不变形式。这不变的形式不仅仅是包含在变化的经验过程中，而且在所有现象的另一边，蕴含着变化的无形的形式则成为了前提。

因此，康德看待时间的方式是在理论上把时间同经验分离开来的方式。从显象也可以成为各种各样的表象这一观点来看，对康德来说，时间不仅仅是内感官中被给予的“显象的条件”，而且也是直感那些显象的不变的“形式”，是作为内感官持续的时间形式被认识的。

时间无非是内感官的形式，即直观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内部状态的形式。[...] 时间既不属于形状，也不属于位置等；与此相反，它规定着各个表象在我们的内部状态中的关系。[...] 由于所有的表象，无论它们是否有外部事物作为对象，毕竟都就自身而言作为心灵的规定，是属于内部状态的；而这种内部状态却隶属在内直观的形式条件。因此，时间是所有一般显象的先天形式条件。(Kant KrV A33, A34 B50)

康德的这些段落确定了以下几点。时间本身既不是经验，也不是经验的显象。作为“直观的形式”(Kant KrV A38 B55)，时间并不产生于经验。时间是“在经验中发生的任何可以识别的”先验性的条件 (Deleuze 55)。“直观的形式性条件”这句话同这里的直观的方式并无二样。

这里的基本思想很有必要进行详细说明。思想的主体在康德 1770 年的著作中可以找到。根据这本著作里的核心内容，作为直观内部状态的形式，时间并不直接同事物有关。“时间的表象是直观的；而且在所有的感觉前，作为从可以感觉到的东西上出现的关系的条件被掌握，它不是感觉上的直观，而是纯粹的直观”(Kant Diss §14-3)。这一命题中所说的条件是遵照同时性 (simultaneity) 和相继性 (succession) 的关系方式。时间是在某一个任意时刻的表象“所包含的只有规定才能决定的位置”(Kant Diss §14-5)。例如斯托伯格 (Stolberg, Friedrich Leopold) 的诗《在水面上唱歌》中的最后一节：

啊，时间舞动着带着露水的翅膀  
 在晃动的水面上慢慢消失。  
 明天时间依然会带着银色的翅膀  
 如昨日今天一样再次消失。  
 最终我也会带着高贵而灿烂的翅膀  
 随着变化的时间离去慢慢消失。(Stolberg, 189)

同康德的主张联系起来解读的话，这首诗中关于“时间”的种种表象相互之间有着特定的关系。根据康德的理论，时间的形式，不管是在相同的时刻还是在相异的时刻，必须用一定的规定来制约和决定这些表象的位置关系。当然，在诗中的每一句都只能以不同的时刻来相继记述和歌唱。但是无论在哪一个时刻，有关“时间”的各种表象在诗中都是同时存在的。举例来说，装上美丽翅膀的“时间”有好几种表象。另外，有的“时间”消失在眼前的水面上；另一个“时间”犹如今天一样流逝过去，而最后我也会变化并消失。这样，时间的形式按照同时性和相继的秩序，包含了和“时间”有关的各种表象。因此，思考着什么东西这本身就意味着已经进入了时间形式的内部。而且，也可以把其意义认为是：规定表象之间关系的直观状态。尤其是，时间提供了个能够规定在直观内部中的显象的证据。从这一点来看，时间被看作是“对显象的本质性规定 (Paek 42)”。

### 三、显象和时间

倘若如此，那么又该如何解释经验呢？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的前言中（1781年）添加了这个定义：经验是“一种认识方式 (Kant B XVIII)”。根据第一版和第二版内容的详细定义，经验归根结底是作为“一种经验性的知识”，是“通过知觉规定一个客体的知识” (Kant KrV A176 B218)。但是，“通过知觉规定客观的一种知识”这一表达的严密性在其1770年的著作中可以找到线索。这一内容的核心是：人类的认知方式包含有限性和整体性这两个规定性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通过知觉规定一个客体的知识”这句话从根本上是在生命的领域中包含了下面这个命题：经验带有知识的双重样相；其一，知识产自于想象，是针对不管以何种方式在内心中经历过的东西做出规定的问题；其二，知识是针对可能的经验、可能的缘由等做出规定的问题 (Kant Diss §1)。

知识的这种状态伴随着认识的过程，既 --- 无休止地把经历过的生命“以及”还未经历过的生命的内容物“连同”现在式的表象合为一体的认识过程。这种生命不是一种碎片式的生命，而是为了作为一种完整的生命而延续，超越围绕在自己周围的事物的外部秩序，对于不确定的、不确实的经验性的显



象，赋予其内在的秩序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对于知识是必然的。时间的显象也在其中。这是由于为了把各自相异的经验性的显象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至少能有条理地获得对于表象内容的时间性的理解形式应当是伴随着的。揭示时间的这种固有特性的康德早在 1770 年就在其著作中提到过“人类精神本质上的必然的主观的条件”(Kant Diss §14-5)。之后，这一点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被具体化了。如下：时间是“内部显象的直接条件，正因为此，它间接地也是外部显象的条件”(Kant KrV A34 B51)。生命本来不是表面上看起来是连续性的流动；由此可以得出，在时间的条件中，我们自主地延续一种生命的含蓄意义。

在康德的时间观中，经验是“显露于显象的”。这里的显象有着广阔的外沿。这是因为这一显象的概念横跨包括经验在内，缘由和知识的整体。从概念上来分析，显象是在经验上发生于我们身上的所有事物。也就是说，这包括源于“世界内可知觉的所有事象、所有运动、所有内部的变化”(Kant Diss §14-6)，每个瞬间里不管是空间上的还是非空间上的，同时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众多的显象，以及生命中变化的内心的状态、知识的种种内容等等。因此，显象蕴含着无数的多样性和众多的变化。自己在生活中遇到的在所谓“经验的语境”中各式各样的显象若能被解释清楚，那么这时显象就是主观的，是心理上的相对的东西。另外，作为“所有经验的总体”，出于方便显象被随意地解释时，这时的显象既不具有普遍性的特征，也不具有必然性的特征。这是由于对于我们来说，“不存在同所有的，任何时候，[一定的]，必然的等等这些用语相对应的经验”。这是在告诉我们，既不普遍又不必然的经验是不规则的，也是不均等的。

在文学上，时间主要被理解为“主观性的时间，是人类的经验结构中所包含的对于时间的认识”。同主观有联系的这种时间意义，在文学上一般被概括为“经验性”的时间这一表达。主观的/经验的时间，在任何人的特定状况、特定经验中，以被给予的事实为首，其目标旨在界定时间的主观性质；也会从“回想”或“预见”的观点来记述。另外，在指称超越了自我的局限，与人类的实际相结合的“经验过的”时间时，以及在“价值重心的侧面”上来议论时间时，经验性的时间这一用语是在广义的范围上来使用的。汉斯·麦尔哈夫对这一用语做出了如下说明：

文学上的时间，作为任何时候在经验中被给予的东西，和其时间的种种要素是有关联的。文学中的时间是指人的时间(*le temps humain*)，即：或是形成经验的模糊背景的一部分；或是进入人生命的结构中的时间意识。[.....]如此规定的时间是私人的、个人的，也是主观性的；又或者如同人们常说的，是心理上的时间。这一用语意味着我们认为时间是即时性的、直接性的经验。(Meierhoff, 17)

把时间理解为经验性的方式不是只存在于文学上。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说时间过得很快这句话的时候，“其标准就是我们的（心理上）的期待”。超越日常的惯用理解，作为意识的直接所与的时间观念，深深根植于中世纪奥古斯丁的时间论。“过去事物的现在是记忆；现在事物的现在是真正能感觉到的；而未来事物的现在是期望。”奥古斯丁这一著名的命题并不是本论文要关注的问题。但是，“把同时间这一主题相关，在心理上单纯地、直接被给予的东西，理解为逻辑上清楚明了，自然上客观、合理的东西是非常困难的”；而我们在面对这一困难时，所关注的地方是：康德通过表示经验和时间的关联性的“显象”这一概念，在阐明问题的同时，也留下了以下段落让我们留意：

‘单纯地因时间的概念而感到迷惑的人们’误以为：多数现实性的东西就如同相互关联的东西一样，在相互建立关系的同时形成了一个整体，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还把其误以为是成为必然的本身，当作是已经被给予的根源性的条件。但是，这些概念既不是合理地结合在一起的，也不是客观的表象；只不过是些显象罢了。(Kant Diss §2-II)

为了理解经验性的变化，我们一般把时间的特征归为三种概念。即：过去，现在，未来。但是这些概念都以下面对时间的理解作为基础。所有的现在都是从现在的某一个地点向过去的某个地点的进行。如此一来，“所有的现在都不断地被推回过去” (Kim 129)。另外，过去的某一地点向未来的某一地点进行的现在，也正在发生。但是，万一在这变化中寻找时间的根源的话，康德认为要注意显象和时间的本质区别。简而言之，时间本身并不从属于经验或者显象的现前。

康德认为：“我们尽管完全可以从时间中去除显象，但就一般显象而言却不能取消时间本身” (Kant KrV A31 B46)。根据康德的理论，在经验中，时间在身着名为事由的现存这一外衣时才会显现。但是却不能由此就把显象等同于时间的现存。康德甚至说“无论何种存在，都是某一时间；或是“无论何种存在都是时间”这样的信仰都是伪公理 (Kant Diss §27)。带着这样的偏见，正是因为“在现存中，它受到时间条件的限制 (Kant Diss §27)，所以才会有如同“时间是真实的联结纽带”这样的见解 (Kant Diss §27)。“世界在本质上只由偶然性的事物构成” (Kant Diss §27)。但是，这些偶然的事物并不是毫无根据而形成的偶然。假若认为各种繁杂的显象从一开始就连续地存在于被给予的瞬间内；又或者认为瞬间“随着时间的聚集” (Kant KrV B219) 形成了数学上的总和，产生了时间流的话，这都相当于错误的认识。因此，康德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改变了时间的模式。

[时间 ..... 在现存中]是将感觉到的东西在心灵中并列地调和的特定规律。..... 刺激感官的对象的各事物结合起来,为了构成表象的某种整体 ..... 对象的多种事物需要具有某种形态的心灵的内在原则。(Kant Diss §4)

这句话需要再解释得清楚一些。比如,我们来看看代表某一特定时间的某一概念。“今天”这一时刻到底是现在,还是过去?是和未来一致的话吗?在一天结束的某一时刻来看今天的时候,这个今天是过去,而现在的思想是记忆。在一天开始的某一时刻来看今天的时候,这个今天是未来,而现在的思想是预定。在某一临时的时刻上的“今天”这一瞬间,直接间接地包含了可以经历的众多表象。过去的种种表象和可预测的其他表象一起,同时地并列地作为前提的话,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各不相同的表象相继并建立关系,在一种潮流中被认识。对于康德来说时间的瞬间不是以一一相继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因为如果是这样,另一个时间就必须成为这相继的瞬间的前提(Kant Diss §22)。

#### 四、作为显象可能条件的时间

康德时间观的特点在于在我们通常理解时间的线性方式上制造了一条裂缝。颇有意思的是,在追踪线性时间的裂缝这一点上,辛波丝卡的一首诗歌很值得我们思考。这首诗的题目是《三个最奇怪的词》(The Three Oddest Words - Wisława Szymborska)。这首诗让我们通过保留时间的刹那性,展现了对日常时间概念的一种反抗。

当我说出“未来”一词,  
第一个音节便已成为过去。

当我说出“寂静”一词,  
就立刻打破了这种寂静。

当我说出“乌有”一词,  
就在创造一种无中生有。(Szymborska 383)

这首诗中出现的对时间的认识已经结构化。诗人把“未来”、“寂静”、“乌有”这三个不同的单词一个个地“相继”地说出。诗人不紧不慢地凝视其间的种种变化,追踪着那表象。但是,我们很难在这些按顺序提及的、马上就要消失的单词上找到某种必然的严密性。但是,我们可以根据下面这个

事实提出一个问题：诗人一个一个地凝视这“正在过去”的三个单词的瞬间，在用心地观察这些单词消失的瞬间时，她也就正好同这一种实在相遇了。通过“乌有”这一赋有诗意的，诗人在最后一瞬间所面对的实在又是什么呢？

在诗中，没有反复的“未来”的现前、“寂静”的现前、“乌有”的现前在每时每刻都相继地过去。诗中每一节的“未来-过去”、“寂静-打破寂静”、“乌有-创造”都形成了明显的对照句。具体来说，即：朝着“过去”已经出发的“未来”的第一个音节；已经打破“寂静”的“寂静”；以及已经在创造“无中生有”的“乌有”。如此相继的对照句，不仅表现在经验的变化过程中，而且还表现在各自不同的显象之间连续的关系中。而且，同变化的过程一起流逝的还有“我”的概念（诗的主语乃至诗人本身）。对于这个“我”来说，变化的现实性时间一个个过去。“未来”的瞬间过去到了“寂静”的瞬间；又过渡到“乌有”的瞬间。但是在这推移的最后有“无中生有”。在戏剧性的最后瞬间“乌有”变成了“无中生有”。正是在这一时刻，诗人通过直觉来感受。诗人的直觉所感受的是并不归属于变化的发生过程中的这种事物，以及与其某种神秘的关系。诗人因此而发问。在那创造的瞬间中，与实际的存在有关的，也正是同这一秘密相关的。

“有朝一日”这一句话并没有指出特定的日期。我们可以轻松地揣测到：诗中的“乌有”这一句也并没有特定的意义。未来、过去、寂静等都并不是构成时间本质的绝对因素。从某种对象作为某种显象而显现的侧面来说，“乌有”同其他词语一样具有同等的位置。从形式上来看，诗中所罗列的词语在某一时刻并不具有特定的优势地位。诗中单个单词的罗列只是针对绝对性的时间提出疑问的契机而已。“寂静”的现前再也不是“未来”的现前；从逻辑上来说，只有“未来”这一词语过去了“寂静”才能成为当前。寂静的现前和未来的现前在现实上不可能共存，“寂静”和“乌有”的关系也如此，只存在于瞬间性的关系中。即：在“乌有”被创造为“无中生有”的时候，“寂静”的显象已经走到了静寂的外面，退回到了之前的时刻。诗人就是以这种方式向我们展示了思想的迁移过渡。另外，时间在这些单词的瞬间过程中以某种关系性的形态而显现。康德所说的时间的构成和逻辑性的关系也正隐藏于此。关于这一点，康德在下面的文章中正式地提了出来：

时间是感官界中绝对的首个形式性的原理。这是因为，不管以何种方式，所有可感的事物只有和其在同时确立或一个接一个相继确立的时候才能被理解；因此，这就好像在唯一的一种时间流逝中被包容，并按照特定的位置，只有在互相建立关系的时候才能被理解；所以按照可感的一切事物中最初始的概念——即时间概念，现象世界，即：并非其他事物的部分而是形式的整体——才产生。（Kant Diss §14-7）

根据这一时间逻辑，“今天”这一实在并不存在。“现在”这一实在也不存在。但是，显象是在时间的形式中被理解和掌握的。显象是“不管以何种方式，按照可感的事物”同时的、瞬时的时间秩序而产生的世界。也就是说，可感的表象之间的关系在并列地确立和规定的原理存在的时候，作为一种显象流逝的时间方才被认识。因此，时间不是众多部分合并在一起的流逝。

一般来说，我们在理解时间的时候有几个熟悉的概念性指标。比如：以前和以后，过去和未来，提早或过后，不是昔日就是遥远的未来，刚刚或者现在马上；从何时到何时，这个之后的那个，多长时间中，大约何时，某一时间之间等等。但是，正如我们在辛波丝卡的诗中所见，时态的区分、某一时刻或某一状态等这些表示大小的时间性的指标并不是本质。正因如此，诗中为了打破这种理解方式，才选择了“未来”、“寂静”、“乌有”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词语。所获得的诗词效果即：紧随这三个词语之后的短暂、简洁的描写，把指称过去、现在、未来的时态以及时间上的顺序、时间的间隔都打乱了。过去或未来的某一时刻，可预测的时间间隔，这与那的顺序，与寂静的沉寂相反的某种状态，可以通过词语以此类推的经验相似性，在这首诗中都不成问题。甚至在诗中登场的一个个词语虽然在性质上各自相异，但其多元性和异质性恰好证明了这些不确定事物的连续性；也象征了某一时刻的新事物。

康德针对时间的惊人洞察也表现在这一脉络中。根据即是同时的又是瞬间的秩序，在表象占据位置并建立关系的时间的规定性原理中，即使表象实际在本质上相互各异，但却完全没有关系。不管是偶然性的、因果性的、同语反复性的，甚至是无法说明的某种矛盾性的事物，在原则上，时间都不归属于表象的内容。就如同在《纯粹理性批评》中所阐述的那样，时间为了捕捉表象，最少“在某种特定的关系中排序”(Kant KrV A20 B34)；并以最初的纯粹关系为条件被定义。“显象的多种多样”通过关系所建立秩序的“显象的形式”就是时间(Kant KrV A20 B34)。那么，各种各样的表象，不管是同其推论的内容相关的事物，还是逻辑性的抽象的词语，这都不是时间的关键所在。最终决定性的因素在于：时间成为了显象之间关系的“基础”。在康德 1770 年的著作中也可以发现这一确凿的观点。康德如此确定了时间与显象的关系，“在直觉器官上所呈现的范围中，所有种类的关系或是状态成为问题时——即这些东西到底是同时的还是相继的问题——这些东西不管是存在于同一个时间中或者存在于不同时间中），在时间上只包含应当限定的位置”(Kant Diss §14-5)。

因此，时间是理解所有显现的最初的思维框架，也是显象的可能条件。在这里，某种记忆是正确的还是扭曲的，某种判断和解释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等内容并不受时间形式的左右。在各种表象中形成特定关系的时间的形式，其本身是独立于相对的、主观的经验。经验以何种形态成为对象与限定并无

关系；在我们的思想放飞的地方，时间已经形成出现。在这一意义上，时间是直观的形式；从广义来说是人类普遍思维的形式。尤其单从形式这一侧面来看，时间本身已经超越了记忆，超越了观察，也超越了期待。更进一步说，时间也超越了作为显象出现的经验性的理想，超越了观念、意识形态的介入。如此一来，时间直观各种样貌的显象，而时间这一内感的形式是无法起源于经验的；时间反而可以被看作是“与其对象相遇的经验的创始者” (Kant KrV B127)。在这一语境下，就可以理解康德的“先验性”这一表达了。

### 五、作为诗歌的表象和知识可能条件的时间

至此，我们以康德的时间论为中心，分析了几首诗中所蕴含的时间的主观经验性。康德的观点从时间的构成 / 逻辑性上来看待时间的主观性问题。朗费罗的《箭与歌》一诗，唤起了我们对同经验相遇的主体的时间性契机，以及对其非线性的时间意识的关注。而黑塞的诗《叹息》则让我们对时间的形式构成进行思考。这就是，在某一时间和场所停留然后消失的经验和其显象并不左右时间的形式构成。正如康德所指出的那样：时间同主体一样，在建立显象多种多样的关系同时的联系中也会出现。舒伯特的名曲《水上之歌》也刻画出时间的多种面貌，既通俗易懂又优雅美丽；而康德的时间观为其提供了在时间的关系条件中回味的契机。那么，有限的人类针对这一变化世界的各种经验性的显象固定不变的认识，保持其内在秩序，并能够高声歌唱的根据到底是什么呢？根据康德的理论，这正是由于时间这一媒介形式的存在。在这一点上，辛波丝卡的“未来”、“寂静”、“乌有”这三个词语在时间这一媒介中，不仅仅是自由地解释了瞬间的实在性，而且还解开了被束缚在我们生命深处的一环。除了辛波丝卡的诗之外，前面提到的几首诗都在向我们展示：时间的本质没有局限于人类的主观性经验或是线性思考中。康德的构成性 / 逻辑性时间观的核心也就在此。即：他的时间理论颠覆了既有的主观性经验论，以及一成不变的线性时间观。

那么，通过诗文学上的解释，还原了康德时间论的结论也就在此。即便在某一时间的经验被定义和限定为不同于其他时间的经验，甚至被翻译成其他语言；即便其显象本质上缺失了普遍性和必然性，而其经验上感性直观的显象是存在的，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经验性”的时间也是不存在的。在本质上连固有内容都没有的时间本身，被无限地给予 (Kant KrV A32 B48)。作为内在直观的内感的“纯粹形式 (Kant KrV A32 B47)”，时间并不以任何人的经验为依据被解释，或被意译。各种各样的表象按照时间的秩序，成为一种内在直观，只是，时间保证了变化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在时间中，某种经验性的事实、事件，各种各样的故事和思想都包含着可以被重新叙述、重新解释的思维的无限视野的可能性。这样的一种时间，作为经验的根源性条件，是所有认识的“可能”基础。时间，作为无限视野的可能性和认识的可能基础，

在诗学中作为有效地表现、认识经验的形式，具有多用多样的解释。

### Works Cited

- Chong, Hyunjong. *Chong Hyun-jon's Complete Poem 1*. Seoul: Literature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1999.
- Deleuze, Gilles. *La philosophie critique de Kant*. Trans. Seo Dong-Wook. Seoul: Minumsa Publishing, 2006.
- Demandt, Alexander. *The birth of time*. Trans. Lee, Dukim. Seoul: The Business Books, 2018.
- Kim, Unha. *Body, Rediscovery of choice*. Seoul: EunHaengNaMu Publishing, 2014.
- Hesse, Hermann. *Hermann Hesse's poetry*. Trans. Song Youngtaek. Seoul: Moonye publishing., 2016.
- Honneth, Axel. *Materialization*. Trans. Kang Byung Ho. Seoul: Nanam, 2005.
- Kant, Immanuel.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Ed. Jens Timmermann with a bibliography by Heiner Klemme. Hamburg: Felix Meiner, 1998 (Abbreviated to KrV).
- . *De mundi sensibilis atque intelligibilis forma et principiis*. Ed. Klaus Reich. Darmstadt: Felix Meiner, 1958 (Abbreviated to Diss).
- Longfellow, Henry W.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Paju: Books I & I, 2012.
- Meierhoff, Hans. *Time in Literature*. Trans. Lee, Jongchul. Seoul: Moonye publishing, 2003.
- Paek, Chonghyon. *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I*. Trans. and with introduction by Paek Chonghyon. Seoul: Acanet, 2013.
- Shimvorská, Wisława. *End and Beginning*. Trans. Choi Sungeun. Seoul: Literature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2007.
- Stolberg, Friedrich Leopold. *German Poetry and Song*. Ed. Pih Jong-Ho. Seoul: Sagom, 2016.
- Kim, Hongjin. "A Study on the Aspect of Time and Consciousness in Gi, Hungdo's Poetry Poetry." *A Study on the Theory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The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Theory, 2012.